



第 10 卷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评论

[主 编] 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 李 楠

[副 主 编] 阎 江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第 10 卷

COMMENTS ON URBAN CULTURE

城市文化评论

[主编] 田根胜 黄忠顺

[特约主编] 李杨

[副主编] 阎江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城市文化评论. 第10卷 / 田根胜, 黄忠顺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360-6829-2

I. ①城… II. ①田… ②黄… III. ①城市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1058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道学 欧阳蘅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封面设计：李因杰

书 名 城市文化评论. 第 10 卷
CHENG SHI WEN HUA PING LUN DI 10 J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广州市天河区棠东横岭三横路)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5
字 数 273,000 字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b.com.cn>

《城市文化评论》编委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列)

成洪波 杨晓西 李忠红 饶芃子 曾繁仁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尹 鸿 王德胜 田根胜 许 明 李 杨 曾 军
孙 逊 严前海 杨 光 刘士林 李 幸 朱栋霖
张 法 张鸿雁 周 宪 周晓虹 金元浦 邹晓平
高小康 陶东风 陶原珂 黄忠顺 蒋述卓 鲁枢元

主 编 田根胜 黄忠顺

副 主 编 阎 江

编辑部主任 许燕转

主办单位 东莞理工学院城市文化研究中心

地 址 中国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 大学路1号

邮政编码 523808

电 话 0769 - 22861903 0769 - 22862282

网 址 <http://www.dgerdc.cn>

邮 箱 dgwh2006@163.com yanjin@dut.edu.cn

录

城市文化问题

- 曾军 马克思文化生产理论视野下的城市文化基本矛盾 2
陶原珂 都市的时间感 5
倪文尖 “谁的城市文化？何种矛盾？”（演讲稿） 12

域外视角

- 薛莉清 槟城华人社群文化的型塑
——以极乐寺为例 16
袁园 公共艺术与城市、地区文化形象再造
——以日本为例 32

城市空间研究

- 许峰 从私园到公园
——清末民初的上海园林 42
朱军 现代都市亚文化的情感地理特征
——以亭子间文化为例 59

城市形象构建

- 杨子 剧场转型与城市文化重建：以上海为例 68
徐翔 网络媒介与城市文化认同构建 80
张艳红 城市品格的个性与塑造 86

城市发展

- 刘金祥 可持续发展理念视角下的我国城市化 92
左婷 王志章 城市酒店文化软实力提升的路径构建 98
姚朝文 广东文化创意产业前沿布局战略构想 104

影像城市

- 严前海 熊思敏 电影的结局：城市风向
——以同性爱题材为例的图谱 112

目
录

张 吕	当代中国电视剧中的城市叙事与文化想象	121
卢 治	都市魔幻与“先锋的过时” ——伍迪·艾伦的城市电影故事	127
文学书写中的城市		
陶国山	文学中的城市经验	142
范 雪	《海上花列传》的上海故事：情感与都市经济	145
严纪华	台北人与台北书写：以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为例	154
耿 波	旧上海租界道路上日常生活营造与文学风景	163
袁敦卫	东莞的读法和写法 ——从冉正万《进城》说起	173
叶归真	文化书写困境与陷阱 ——从香港“第三空间”到澳门“中西文化交汇之地”	179
黄 珊	打工女孩的城市 ——《打工女孩》叙论	187
民俗田野		
陈 丹	民间信仰发展演变的影响因子探究 ——以潮汕城隍信仰为例	192
城市文化论点摘编		200

城市文化问题

CHENGSHIWENHUAWENTI

马克思文化生产理论视野下 的城市文化基本矛盾

曾军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体框架下,沿用 1956 年中共八大以来提出的基本判断——“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2011 年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表述同样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那么,这一基本矛盾的判断是否与中国半个多世纪巨大发展的现实相适应,是否能够解释日益差异化、复杂化、不均衡化的中国城市发展现实?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方面,这一“增长”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们的文化消费的需求是什么?是否充足?如果充足,为什么我们还要“刺激消费”、“拉动消费”?“内需不足”是我国面临金融危机影响之下的暂时性现象,还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普遍性问题?我们的文化生产在何种意义上是落后的?是不能生产足够的量的落后,还是缺乏高水平高质量的落后?是技术水平的落后,还是管理能力的滞后?从现实层面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饱受战乱剥削之苦的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到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并一跃而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也由 1949 年的 10.64% 发展到 2011 年的 51.3%,中国的部分城市已提前进入“发展起来之后”的阶段,使得中国的城市文化矛盾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现实。这为我们判断中国城市发展基本矛盾方面增加了诸多困难:城市发展水平的总体提升虽然说还无法改变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性质,但就局部的“发展起来之后的”中国部分城市而言,其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面显然已与“发展中的”绝大多数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尤其是广大的农村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限于篇幅问题,本文暂时无法讨论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思考的重心聚焦到理论反思本身,并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化大生产的基本动力不是消费对生产的拉动,而是“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不只是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更重要的是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变化。工业革命之前,生产水平和消费水平均比较低,而且受到时空的限制,因此主要是基于自给自足基础之上的商品交换;但工业革命之后,生产水平大幅提升,并对消费能力提出了要求——刺激消费。如果生产过剩,而消费不足,那就会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实质就是经济系统没有产生足够的消费价值,即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工业革命之后所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分离,即“自给自足”生产和消费方式不再占据主要位置,“他给他足”以“商品交换”为特点的生产和消费成为基本方式。也就是说,从生产到消费,必须经过“交换”、通过“货币”来购买这一环节来间接进行,这就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根本

特点。即便是生产资料,也需要购买。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化大生产的目的并非满足消费,而是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马克思专门区分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不同,指出剩余价值的流向一方面固然是满足资本家的物质需要,但更为重要的是重新进入生产领域,实现“扩大再生产”,从而进入一个滚雪球式的生产过程。“再生产”逻辑必然会要求不断地“扩大消费”,否则整个生产—消费—再生产—再消费的环节就不可持续。因此,如果我们要判断一个城市、区域乃至中国的文化发展水平,仅仅停留在满足人民群众需要这个层面是远远不够的。其真正的标准是,如何满足扩大再生产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所提示的剩余价值的秘密,其实正是现代社会工业化大生产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也沿用了资本主义的这一逻辑,唯一的区别是创造和分享剩余价值的主体发生了变化。

其二,二十世纪以来,工业化大生产经历了从“生产主义”到“消费主义”的历程,但“消费主义”的实质仍然是“生产主义”。在马克思所在的时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还属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其整个的思想文化背景可以用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作的分析来说明:既赚钱,又禁欲(追求财富和克己节俭同时被视为新教伦理所肯定的正面价值)。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如果每个人都禁欲,都节省,那就不可能有充足的消费能力;如果没有足够的消费能力,生产能力的不断提高,势必会带来生产能力的过剩。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不断出现经济危机?为什么后来必然走向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其实也正是为了解决生产的问题:更低廉的成本,更充足的消费。因此,基于新教伦理的生产主义的逻辑肯定是走不通的,最终必将消费推到前台来。这就是资本主义从生产主义向消费主义转变的重要原因。如果说生产主义的基本特点是重生产、

轻消费的话,那么,消费主义的基本特点则是重消费、促生产,并且形成以“追求体面的消费、渴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遣”的消费主导下的生产格局。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消费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生产理论的批判和超越也基于此。不过,正如生产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扩大再生产一样,消费主义的逻辑仍是为生产服务的,其实只是生产主义的一个变种而已。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中哪些是人民真实的需要,哪些是被制造出来的或者说需要被制造出来的需要,哪些是因为人民群众的节省观念而导致的消费不足,哪些又是因为人民群众过度消费之后仍然无法满足文化再生产的需要?内需的不足恐怕并非真正文化消费的萎缩,而是消费需求满足不了城市文化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

其三,文化生产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尤其是当我们讨论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矛盾问题时,必须处理更为复杂的现象。长期以来,文化生产被视为精神生产的同义语,如马尔库什在谈到“文化生产”问题时,就特别作出注释:“文化生产 [geistige Produktion (德语,精神生产之意)]”^①,因此,在马克思那里,“文化生产”(同“精神生产”一样)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同物质生产一样,遵循生产的一般规律;其二,精神生产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与物质生产具有不平衡性,甚至在某些方面与物质生产相敌对。不过,在涉及“文化再生产”方面,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尚语焉不详,究竟文化再生产遵循哪些再生产的一般规律?具有哪些独特性?工业再生产(物质再生产)究竟在哪些方面制约并影响了文化再生产(精神再生产)?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城市文化生产中最为重要的形态就是文化产业,其生产特征已经变成了物质生产与

^① [匈]G. 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理论》,孙建茵译,《世界哲学》2010年2期。

精神生产的混合体,甚至被纳入到整个物质生产的体系之中。这就给我们讨论城市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提出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说,文化产业(文化工业)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那里,还是在隐喻或者类比的意义上讨论文化生产(精神生产)完全遵循了物质生产(工业化大生产)的逻辑,使得所生产出来的文化变得均一化、标准化、标签化、图式化了的话,那么,当前所推动的文化产业振兴计划,则实实在在地使之成为物质生产部门之一来看待,文化产业的评价标准几乎完全遵循其他产业一样的评价标准,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讨论其经济贡献度了。那么,文化产品中文化价值与其交换价值之间的不对等性(300页的学术名著和300页的通俗读物,在定价上是相等的,但文化价值却有天壤之别)、文化传承中的“经典现象”和文化市场

中的“长尾效应”与物质产品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更新换代、技术升级和收回成本、重新投入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矛盾已成为文化产业的内部矛盾,而这也正是我们分析当前城市文化矛盾问题的难题所在。

所有这些,并非简单地否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基本矛盾判断的有效性,而从理论和实际出发,要对这一基本矛盾的性质、具体表现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从而充分展开其内部的复杂性,使之更好地指导各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

(作者:曾军,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党委副书记)

都市的时间感

陶原珂

摘要:从近年的文学创作中我们可以辨读到,现代都市的运行速度和方式、人际的流动和交往、空间的发展形态和环境变异状况,使人们身处其中会产生特殊的时间感觉和感受,有的像是异地的时间差异感,有的如流动不定的过客感,有的似空间高低变化的节奏感,有的体现为都市的时间效率感,有的则让人产生穿越古今的错觉。这些异样的时间感都产生于人们在都市中的生存条件和人生际遇。

关键词:都市、时间感、人生际遇、环境、流动

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当前,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很大范围内矛盾地共存,时间观念及其形态作为文化内核的组成部分,也必然在一定时期矛盾地共存。因而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下,随着全球化的加速进程,时间观念及其形态存在着更多冲突的可能性。”^①而观念的形成,始于相关的感性体验。都市作为现代社会特定区域,人们在其中的时间感也自有特性,它来自于现代人在都市里对时间的特别感觉和感受。

就像不同时区的人对时间的感觉会有时间差那样,现代人在都市里对时间的感觉也会不同于身处乡村或古旧城市里对时间的感觉,因为现代都市的生活方式、人员的频繁流动性、工作效率的紧迫性、古今存在的变化感等,都会让人产生对时间的不同感觉和感悟。这些时间感萌发于现代都市,是属于都市心态的存在形态,被敏感的作家所捕捉和表达,从而成为让读者能够感受到的艺术表现,其中蕴含着作者对都市时间向度的认识、思考或忧虑。

一、时差感

在都市感觉到与正常时间有所差异,这往往由地域差异、人生变异或周围消费观念的变化等原因引起,而与人们因移动到地球不同时区所产生的时差感有所不同,需要从城乡反差、人生变化、消费观念的落差等方面来把握,颇能反映出都市时间以至时代的特点。

首先,都市的作息与人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作息时间观念明显有别,是都市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工作性质形成的都市时间标记,敏锐的都市作家往往通过百业的作业时间来

^① 汪天文、王仁民《文化差异与时间观念的冲突》,《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第36页。

把握都市运行的时间脉搏。如池莉在中篇小说《她的城》里明确写道：

“逢春(人物名——笔者注)中午十二点上班。中午十二点是城市兴奋的起点。”“蜜姐擦鞋店撇开了早晨,中午开始天就大亮,午后迎着两边射来的阳光,最是好时刻。”“概念就是金钱。除了玩概念,再就是玩时间。以前擦三双的时间现在坚决变成擦六双。”^①

作者所感觉和把握到的城市时间的兴奋起点,既是擦鞋业的行业特点,也与都市的街市作息时间相切合,在这作息时间感中,还自然形成了都市紧迫的工作效率感。

其次,都市的现代设施造成了现代的都市环境,也构成了产生都市时间感的因素。其中最突出的是地铁的发展。如张宜轩《中国区域战略下的地铁建设演进》所指出的:

“中国的地铁建设从 1969 年始,经历了三个阶段: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因战略需要开建的北京地铁,随后的天津和广州地铁,以及因种种原因拖延的沈阳地铁和上海地铁;九十年代中期至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的上海地铁、深圳地铁以及南京地铁;以及至今未歇的新一轮地铁建设热潮。”^②

都市地铁发展的阶段性,正与中国都市现代发展阶段同步。这些现代都市环境自然会给人带来特殊的都市时间感,非都市人对此感觉尤其敏感。如王兴伟散文诗《北京印象》写道:

“从地铁到地铁,我仿佛处在迷宫之中,那些来去匆匆的人,不知是什么样的心境。/北方的冬天无比萧条,而惟有在这地下,白炽灯一直亮着,昼夜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我才不感到孤单。”^③

其中所写非都市人感觉到的都市地域时间差,也不同于时区变动造成的时间差,实为环境差异引起的时间错觉。地铁长明的白炽灯,抹去了昼夜的时间差异感,暂时消除了非都市人的“孤单”寂寞感,产生“迷宫”式的时间错觉。然而,这种都市时间差是建立在身

临其境的地域、环境差异对比上的,有时还颇为清醒。如游万里《春天,有关青春的流水》写道:

“我站在时间的渡口,却不知道我的青春是向左,还是向右。……窗外有繁华的街景,五彩的霓虹永远不会迷失在这一块属于它的土地。我想:那边的远山下,会有什么?”^④

这是在都市人生抉择的关头,因地域差异的对比,形成了人生发展向度的反差,从而产生如临“渡口”,需要思考“此岸”与“彼岸”差异的特殊时间感。

复次,从都市自身纵向的时间向度来看,都市消费观念因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变异,会自然形成时代差异的感觉。如于坚的散文《过小日子的上海》这样描写上海的时代变化:

“在上海一个文人要获得优越感太容易了,骂骂小市民即刻‘政治正确’。其实上海只是 20 世纪中国迷信‘生活在别处’、反生活的新文化潮流的一个典型,一头生活的替罪羊。20 世纪以降,中国世界对中国经验、中国生活、中国式的过日子的自卑是与日俱增,无所不在的。这方面,中国 20 世纪的写作与生活世界之间,真的有点名不副实。日子过的是小日子,宣传说的是丰功伟绩,我们一直是那样英勇地生活着吗?”“20 年前我去上海,住在一家大众浴室。这次是住浦江饭店(原名礼查饭店),始建于 1846 年,是一栋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巴洛克式的建筑。饭店介绍说,爱因斯坦、卓别林、罗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等名人当年都在这里住过,它曾经是远东最

^① 池莉《她的城》,《小说月报》,2011 年第 3 期第 8 页、第 10 页、第 5 页。

^② 张宜轩《中国区域战略下的地铁建设演进》,《城市中国》,2010 年第 44 期第 32 页。

^③ 王兴伟《北京印象》,《散文诗》,2011 年第 1—2 期第 139 页。

^④ 游万里《春天,有关青春的流水》,《散文诗》,2012 年第 1—2 期第 88—89 页。

著名的酒店。可笑的是,这是一家三星级酒店,因为旧了所以便宜。旧就是没有档次,低档——这个时代的真理,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巴洛克风格’也不能幸免。”^①

这里,从“大众浴室”到“礼查饭店”,宾馆消费的变化蕴含着不同时代消费理念的变化,西式的消费方式与上海人“过小日子”消费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种消费时代的差异描述,包含着丰富的都市时代内涵,其中包含有对旧西式消费理念的怀旧,也表达着时代变异将推动消费理念变迁的敏感把握及其发展趋向的愿景。

都市的时间差异感,因环境或境遇的变迁而引起,从具体场域的感觉到生活细节的体验,以至人生境遇的感悟,引发对时间不同深度的思考和相关的表述。

二、流动感

城市的流动感既是对人们空间位移的感觉,也是对其流动的动量时间(包括单位时间流量和流动速度)的感觉,这是一种对城市动态变化的感觉。现代都市,以大量的人口流动、岗位变动和交通人流为基本面貌,随此而产生人生的流动感、人际流动感和过客感,流动感构成着都市人际变化的切身体验。

首先,交通状况最能直观地反映城市的流动速度,其中又以轨道交通最具代表性。正如李娟、徐伟《大轨道时代的城市形态观》一文所说:

“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发展对速度的要求更加严苛。在满足大城市人口的通勤及快速流动的要求方面,轨道交通被证明是更有效的解决方式。纽约有 909 个车站,线路总长超过 1500km,上下班的居民 50% 以上乘坐轨道交通;东京 80% 的客运量由轨道交通承担。轨道交通使人能够迅速在场所间移动。这种速度的改变引发了尺度压缩,界域模糊等城市状态。人们越来越对城市物质空间临近性

要求的降低,导致时间的压缩和空间距离的瓦解,从而逐渐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物质组成原则和基础。城市形态也随之改变。”^②

轨道交通的充分发展,使城市的空间形态变得像一个大月台,如日本的东京、大阪和京都等大都市,轨道交通所达之地都让人感觉处在“临近”状态,轨道的圈层、车次以至车厢段都与抵达的区域、距离、快慢相关,因而,月台的时空次序影响着现代都市人的时空感。

其次,路面的交通人流、车流颇为快速直观,而且会与轨道交通长期并存。如里斯本所言:“未来城市交通的主角属于轨道,地铁、小汽车与自行车,这三大交通主力在未来应有新的力量对比。”^③脚步匆匆、车流飞驰就像都市的脉动,是我国更为可感的都市进行时态。但是周迎春散文诗《君老江南我燕北》这样写都市的人流:

“站在来往的人群中,世界转动,我静止,那么多的素不相识,那么多的擦肩而过,那么多的漠不关心,那么多的匆匆作别,难道这就是人生的最终结果?冰冷。落寞。无穷尽。很多人呼吸着同一个城市的空气,做着这个城市里大多数人做的事,有这个城市的习惯,即使不曾相遇,不曾相知,但在夜里,在安静的时候,也都在痛苦,在迷茫,在喜悦……风吹起如落花般的流年,谁的笑容在陌生的世界里摇曳,成为谁命途里最美的点缀?所有混沌悲伤的开篇,在后来的时间里,慢慢相遇成不能被左右的离散。”^④

^① 于坚《过小日子的上海》,《散文海外版》,2011 年第 1 期第 6 页、第 7 页。

^② 李娟、徐伟《大轨道时代的城市形态观》,《城市中国》,2010 年第 44 期第 38 页。

^③ 里斯本《见证时空变迁:从自行车、小汽车到轨道交通》,《城市中国》,2010 年第 44 期,第 22 页。

^④ 周迎春《君老江南我燕北》,《散文诗》,2012 年第 1—2 期第 91—92 页。

城市人流的这种流动性给作者带来的是人际的冰冷、落寞的过客感，因而在安静时会感觉到更多的痛苦、迷茫或喜悦，体会到更多的不安宁，时间感在人的流动中变了形。

复次，都市流动感更普遍体现于长年经历流水账似的日常事件，现代都市人在紧张地应付大量日常事务中感到时间流逝、生命流失。如胡小芳散文诗《没有时间》写道：

“我上幼儿园，我没时间享受童年。/我读初三，我没时间早晨起床喝牛奶。/我是高中生，我没时间做完一套数学卷子后背诵《赤壁赋》。我要考研了，我没时间谈恋爱。我快要当剩女了，我没时间等你首付。/我刚入职，我没时间生孩子。/我要升职，我没时间织毛衣。我中年了，上有老下有小，我没时间浪漫。我快老了，我没时间对这个世界说感谢。…我珍爱《美学漫步》，我没时间散步，我没时间思考真正的美。”^①

都市时间的流动感，从亲历亲见的具象到人生体验的“流年”，除了紧迫感之外，也还有形态变异的感觉。如张文华的散文诗《站在时光最中央》这样写时光：

“这一年，毕业的是你，遇见的是我。/如你知道，沙漏把我积攒的时光倒过来流淌，我是知道的，天涯还是天涯，怀念怀的是过往，只是站在我们身边的人却再也不是他们。我想，你懂的。/我希望，难过的是时间，不是你我。”^②

这里写的是记忆中的时间流动。时间如“沙漏”一般流失，似乎也可以“倒过来流淌”，可以感觉到“身边的人”在流动，但是，由于他们与己无关而无法在怀念的记忆中重複再现。以沙的流动感把人的流动与时间的流逝叠合起来，使之获得了具象的表现。

都市的流动感从交通流动到人际流动，较直观地或切身地体现着都市在单位时间里的变动，前者让人直观地看到都市运行的时效性；后者让人切身体会到都市人生的际遇性。

三、节奏感

城市有自己的生活时间作息规律，即一张一弛的节奏感，表现为都市的时间差，如上所述。而更深一层的时间节奏感，则可以与都市的空间感相契合，体现为高低、宽窄等空间节奏感的体验和表现。如王德琴的散文诗《二十楼的青春》把岁月比作城市的二十楼楼层：

“如今，我站在二十层的高楼上，俯瞰已流逝的岁月，才发现是自己过得太匆忙，忘了拍下一些永恒的瞬间，留念那些青春的过往，留住那些没齿难忘的刻骨铭心。……青春是二十楼上的一道风景，我从别人看风景的眼眸里看到了我，原来我也是一道风景，仅属于青春年少的二十岁。/站在这二十楼上，我开始明白：青春不是一个关于梦的幻想，而是追梦的旅程中的一个驿站。”“后记：梦想，我二十岁了，我每一年盖一层属于我的楼层，如果我站在二十楼楼顶看不见你，那么我就一直盖上去。”^③

这里，岁月与楼层高度相关联，年龄的时间感转化为楼层空间感，使年龄的思考获得高层的空间视野和自由想象的空间。愚木的诗《时间广场》则把都市的广场情境与时间想象相契合：

“如果一个广场可以用时间命名/ 我们愿伫立其中 聆听时间的流动/ 专注的目光一如锋利的指针/ 在一阵‘嘀嗒’的震动里楔入/ 时间扭动的内核// 有形的广场 容纳无形的时间/ 每一片的蹒跚 都曾是稚嫩与青春/ 轻扬的过程 每一次的回忆/ 都给予我们

^① 胡小芳《没有时间》，《散文诗》，2012年第1—2期第121—122页。

^② 张文华《站在时光最中央》，《散文诗》，2012年第5期。

^③ 王德琴《二十楼的青春》，《散文诗》，2011年第6期第48—49页。

足够温馨的洗礼//走进这个广场触摸着时间的/长度和宽度我们无序地排列/随意地堆积经受电石红光的困扰/将自己定格成一张纸质的影像”^①

在这个城市广场空间里,时间有声音,可聆听,更有长度和宽度,因而想象着以“有形的广场”去容纳本来“无形的时间”,使过往年龄的记忆和想象得以“无序地排列”和“随意地堆积”,虽然最后“定格成一张纸质的影像”,其实仍是以空间影像来定格记忆的过往时间。

这种时空转换,并不仅仅限于用来表达个人年龄感慨,还被用来直观地体现城市本身的变化。如褚平川的诗《时间的倒影》:

“时间的倒影在空气中奔跑,匿名的星辰/持续的发出光亮。漂泊物归来,空无。//丑恶的人我为你预备好马匹,打扫好/清晨落叶的小径,你请离开。//高楼林立,一楼一楼的自我变成他者之血,/高高的树木躺下来,明天一天天变低,恰如今天。”^②

其中,时间与光阴等同,直解为光的影子,所以说“时间的倒影”;原有的高楼一天天变低,是因为城市的新发展会不断出现更高的楼,使原有高楼显得变低。以都市楼层高低变化的空间节奏体现时间变化的节奏,在楼层变化的时空转换中把“他者”付出血汗的意思融入进去,构成深一层的诗义。把时间变化与空间累积联系起来,方胜的《农民工》也有类似表述:

“日子在重叠地堆积/年在堆积的高度上/仿佛可以高呼放纵自己/思念在一天一天加深/人在陷入,一个相关的事件/一张轻薄如飞的记录纸页”。^③

对都市时间变化感的空间转换,使时间的变化感与空间的变化节奏联系起来,变得更为具象可感,蕴藉更丰富。

四、时效感

都市的效率差,是与非都市的行为效率

相比较而言的。都市的时效感,反映着都市人的生活、行事方式的时间意识和习惯。这种时效感不仅体现于讲究效率的工作中,也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在人的行为或感觉中。都市特有的时效印象,除了紧张或紧凑的日常工作之外,会更多从某些时间片段显示出来。如卢桢这样评论道:

“路也的《一分钟》以 201 电话卡里还有一分钟通话时间作假设,开始探讨究竟多重要话题才值得在这短暂停时间内与对方分享,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穆旦惯用的‘八小时’意象。‘一分钟’与‘八小时’同样都在戏讽刺板规制的生活,但它们唯一也是最实质的不同便是‘八小时’指明的是城市现行的生活体制,‘一分钟’带来的仅仅是一个具有幽默意味的可能。在瞬间印象面前,她仅靠直觉进入冥想的境界,早已游离于城市规定之外。大多数现代诗人眼中的城市是一个整体的、可以赋形并作出美丑善恶定义的。相比之下,当代诗人的城市经验更多的是诸如‘一分钟’似的一个个微小的意象聚集。你当然无法从每一分‘琐碎’中看到整个城市,但却能从中窥见一位性格鲜明的精神主体,而且每个主体在城市中感受到的辛酸与热情都是完整的。”^④

一分钟的联想,在生活丰富的都市人那里自然要丰富一些、琐碎一些,而正是这些丰富、琐碎和短暂的意象让人感到都市有着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时效。另外,都市的言语方式也反映着都市人的时效感。如许锋的散文

^① 愚木《时间广场》,《诗歌月刊》,2011 年第 4 期第 15 页。

^② 褚平川《时间的倒影》,《诗歌月刊》,2011 年第 4 期第 20 页。

^③ 方胜《农民工》,《诗歌月刊》,2011 年第 4 期第 32 页。

^④ 卢桢《城市文本的诗美呈现——以 1980 年代以来的诗歌为中心》,《诗歌月刊》,2011 年第 9 期。

《小城与大城》这样写道：

“一般情形，生活在大城市里，呼吸是局促的，说话的语调是快速的，一句连着一句。要是慢条斯理地像小城一样进行某种表达，要么你很优越，活得舒服无比；要么你正在度假，完全卸去了束缚。”^①

其中，“呼吸局促”、“语调快速”和“一句接连一句”是大都市生活紧凑而形成的正常话语形态，给非都市人造成大都市的时效印象。对于小城市的人来说，身处大都市的人，其话语形态并不仅仅表现出语速的差异，还有相应的言语态度，如该文继续写道：

“闯进大城，要做的是认真地修炼。从眼睛开始，至脚底板结束。从骨子里开始，到思想里结束。你会一下子失落得很，一下子若即若离，一下子亲切，一下子生分，一下子卑微，一下子荣耀。一下子在电话里大声地喊，我在广州！理直气壮。这就是大城市、都市奇异的力量。”

的确，处身现代都市的人，不得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需要以较为机敏的反应来适应现代交通的需要；上班族的脚步匆匆而行，较快的语速，加上当下随时随处广泛使用移动通讯的现实情景，都市人的言行方式本身共同构成了都市的时效印象。

五、穿越感

都市时间的穿越感，即所谓“穿越时光隧道”的感觉，是通过特定境遇中的错觉而产生古今的时代差异感。其夸张的表现，就如电视连续剧《宫》的演绎。而现实中的都市时间穿越感，则是因现代都市虽然发展迅速，却发展不平衡，大多数存在古今并存的现象，因而人们置身其中便会产生古今差异的穿越感。例如许锋这样写道：

“若你留心，任何一座大城市都有一些犄角旮旯的僻静处。也许是被城市遗忘了，仿佛一截被丢弃的历史，那儿的房子密集得令

人有被压迫之感，与雍容、华贵、喧嚣的邻街格格不入。……继而仔细打量起这城市的陋巷，猛然发现其实四处都充满历史感和沧桑的岁月之痕，就是那些青苔和石板路，也十分亲切。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城市，自古而来的城市，城市最原始的雏形。”^②

现代城市中的陋巷能使联想到“城市最原始的雏形”，可见现代城市中包含有历史纵深的丰富内涵。现代都市的这种历史内涵会引起时间错觉，如李达伟《印象·词条》所说的：

“我真是有点喜欢这种巷子，方位在巷子里迷乱，我坚信时间同样可以在巷子里迷惑，而最后对于时间我真有点感到迷惑，我总觉得四周的场景表达出来的时间刻度与手表上的时间有着不可思议的距离。”^③

这种时间上的错觉，正是所谓的穿越感。其诱因不仅仅限于小巷，古旧的街道、青砖墙、条石路等等，都会给人带来厚重的历史感。更不要说是遗留的城墙了，如梅玉荣的散文诗《长安写意》所写的：“古城墙：在繁华的都市，你是一个坚守的存在，仿佛一位睿智的老人，目光深邃而苍凉，穿过历史的迷雾，向人们诉说着辉煌的过去。”^④城墙的伟岸及其外显的古旧感，本身就明显地是历史的见证和象征。

如果历史的遗留丰富，综合起来，就不止于引起时间穿越感了；需要考定的因素多了，就需要细读，思考就要深入一层。因而，任芙蓉这样写他对澳门的观感：

“当夜难眠，卧床翻书。读到文化人吴志

^① 许锋《小城与大城》，《散文海外版》，2012年第2期第80页。

^② 许锋《小城与大城》，《散文海外版》，2012年第2期第80页。

^③ 李达伟《印象·词条》，《散文诗》，2011年第9期第6页。

^④ 梅玉荣《长安写意》，《散文诗》，2011年第1—2期第138页。

良先生一篇文章，文中告诫：‘澳门是一座难以读懂读透的城市。’吴先生的话让人一震，对此地顿生敬畏之心。芙康与澳门，虽不沾亲，却算带故，这个‘故’，就是累积的惦念。此番澳门之行，令人欣慰不已，饱经沧桑的东方明珠，值得我二十三年的眺望，亦未负我二十三年的猜想。”^①

这种思念和猜想，与澳门的深厚历史内涵密切相关，而文化多元性和较久的历程，使时间的穿越感不容易定位。如此种种，对都市时间反复掂量多了，心理的联想甚至不禁要使现实的时光发生奇怪的变形，如赵柏田的散文《时光折叠》写道：

“如果时光可以折叠，那么是不是一切的过去时都成了现在时，所有的文本也成了现在时的文本？发现了这一点我连着几天都很兴奋。过去的时光不再是散漫无际地铺展着，也不再像一棵树，从低处向着衰老和虚无生长。它收缩成了一本书或者一柄扇子大小，你走到哪里随时都可以带着它。”“我想更老一些，我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可以用一把扇子的形式来结构。日子以几根扇轴为支点繁复地铺展开来，它们是：大楼，街道，转角，路线图，对话，欲望，日记片断，观察笔记，它们一页一页重叠着，写作者的手操纵着扇柄，把他们打开或者折拢。”^②

其中，对时间的感觉形象地幻化为种种具象的形式，使时间变得空间化，可见，可触，甚至可以把弄。这是都市人在闲适、余裕的时间里，在时间的穿越感中对过往的想象。

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看来，“人的存在是其他事物存在的先决条件，时间也要以人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由此而论，时间便不再是物理学的时间或神学时间，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人的时间”。^③都市的时间感，正是人在都市的存在过程中对现实状况的时间感觉，人在都市的生存条件和人生际遇，不自觉地成为生成都市时间感的前提条件和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作者：陶原珂，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编审、博士）

① 任美康《二十三年进澳门》，《散文海外版》，2011年第6期第60页。

② 赵柏田《时光折叠》，《文学与人生》，2011年第3期第6页。

③ 陆杰荣、张伟《从时间问题发展的内在逻辑透视哲学的精神旨归》，《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第74页。